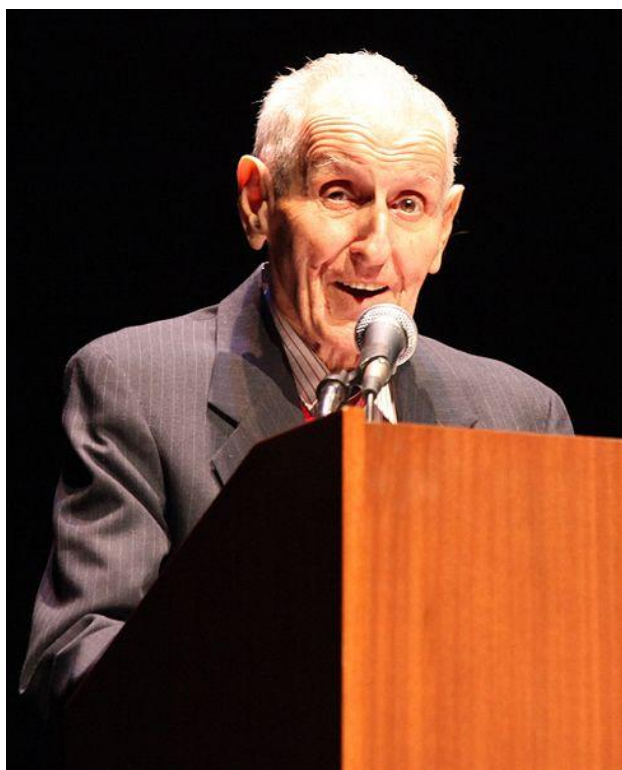




2011 年 1 月 15 日傑克在加州大學演講

攝影／Greg Asatrian 來源／維基公版

死亡醫生：傑克·凱波基安

文／黃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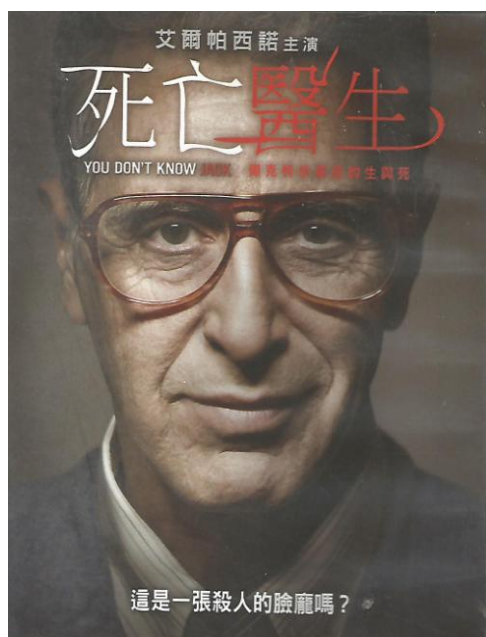
傑克凱波基安（Jack Kevorkian，1928～2011）醫生從 1987 年開始，在美國底特律報紙上登「死亡諮詢」（death counseling）的廣告，他第一件協助自殺的病患是珍娜艾德金斯（Janet Adkins），時年 53 歲，自殺的前一年，也就是 1989 年，被確診為阿茲海默症。傑克行事向來謹慎，為這些他協助自殺的人，一律留下預訪的影像記錄，大致上，這些人必須清楚明白的表示他們很痛苦，很想死。影像記錄中的珍娜，說她不想哪一天醒來，不認得自己的丈夫，而她先生也提到：「有時候她會走進院子，就站在那裡，一站老半天，可以看出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，也不曉得她後面有扇門，打開門可以回到家裡……」

電影《死亡醫生》（You Don't Know Jack，2010，HBO）裡，導演巴瑞李文遜（Barry Levinson）重現了好幾段這樣的預訪影像，其中只有珍娜那段是演員模仿原片人物重演的，然而無論演員或真人，看了都令人動容。那些臨終飽受肉體折騰的人、因病痛失去生的意志的人、精神異常不願再容忍活著之人…讓人想起 2006 年發行的《如何死在奧瑞岡》記錄片（How to Die in Oregon，Peter Richardson 導演），

在記錄片中，他們喝下粉狀巴比妥酸鹽稀釋的白色液體，有的加上果汁，嘴裡禱告或喃喃自語，安靜而緩慢地嚥下人生最後一大口氣。這些人若沒有得到協助，又會是如何死亡？

很荒謬的，傑克是在近郊一個公園裡，他自己那部破舊的箱型車後座，執行這第一件病例。答應借她家給傑克的珍娜（另外一個珍娜，Janet Good，Hemlock Society 工作人員。這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、倡導安樂死的團體之一，也譯為「毒芹協會」。）臨時落跑，然而一心安樂死的珍娜，已和先生從奧瑞岡州波特蘭坐飛機抵達底特律。傑克問遍了他熟識的教堂、學校等，無人願意借他場地，他靈機一動，只好如此。

奧瑞岡州是美國第一個有合法安樂死的地方，1997 年。再等 8 年，珍娜就不必老遠赴死，可是她不能等了，她說，她不想慢慢的死亡……



《死亡醫生》意在使人們多了解傑克這個人

圖片來源／得利影視

■ 「死亡醫生」並不沉重

《死亡醫生》不是一部沉重的電影，巴瑞李文遜故意把全片調性弄得輕快；死亡固然不幸，幫助人從痛苦中解脫卻是善事，是值得慶幸的事，不該哭哭啼啼。除了薛尼盧梅風格的《四海兄弟》之外，他過去導的《玩具兵團》、《雨人》、《終級土匪》，也都是半諷諧、半批判的影片。對於傑克這位醫生所掀起的輿論風暴，李文遜的好奇，恐怕還不下於對傑克這個人。

傑克聲稱前後近十年，曾協助 130 個人走上黃泉。傑克四次被控，都判決無罪；他先幫這些人植入靜脈注射針頭，他們或是拉下靜脈注射管的夾子，或是按下「死亡機器」的按扭，啟動生理食鹽水溶解硫化物，進入血液使自己全身麻醉，接著引動氯化鉀液，導致心臟休克，前後不到兩分鐘便死亡；有的選擇戴上毒氣罩死亡。由於有影像為證，法官或陪審團對死亡者同情居多，無法定罪傑克。

直到 1998 年 9 月 17 日，傑克協助的第 130 人，一位名為湯瑪斯約克(Thomas Youk)的漸凍症患者，傑克為了使安樂死合法化運動進入另一階段，以身試法，改以將氯化鉀直接注射病患靜脈致死，並將影片交給電視節目「六十分鐘」播放。傑克落籍的密西根州，本來並無法律規範協助殺人的刑責，多年前為了傑克而特地立法，但迫於輿論壓力，檢察單位對他的行為睜閉隻眼，不料他再來踢館。

基於過去審判的經驗，第五次審判中檢察單位變換手法，中途撤銷協助殺人罪名，直接以謀殺罪起訴傑克，這樣傑克便較難在法庭上傳喚死者近親，或是呈示錄影帶做為證物，陪審團沒有機會受到感動，加上傑克選擇自行辯護，態度傲慢，陪審團終於判他謀殺罪。不湊巧承審法官是一位嚴酷的女性，認為傑克挑釁法律，量刑時判了他二級謀殺罪的最重刑：10 至 25 年有期徒刑。

2007 年 6 月 1 日，傑克假釋出獄，已是走路顛顛危危的 79 歲老人，和 8 年半前入監服刑時的意氣風發、睥睨四方，差距太大了。據說，假如不是被診斷出罹患肝癌，他還走不出密州的冷水監獄，一個專門關重刑犯的監獄。導演李文遜在傑克出獄後，立即邀請他到紐約，兩人整整相處了一天，商談拍片的細節。《死亡醫生》殺青後，李文遜在訪問中說：「傑克沒什麼花言巧語，在 30 秒內決勝負的大眾傳播媒體年代，他無法討好誰。然而他沒妻沒子，頑強而獨立，可以為任何他選定的目標奮鬥不懈。天底下沒幾個人可以做到完全不受威脅，傑克就是這樣的，你讓他身上一毛錢也沒有，他都不怕，他過的日子像僧侶。」

出獄後的傑克，成為美國校園的風雲人物，演講的勢面一場比一場大，他什麼都談，而且妙語如珠。大家這才驚覺，原來死亡醫生不僅精通死亡，他對音樂、繪畫、政治等，都有獨到見解。



傑克在電視節目「六十分鐘」裡示範他花了 30 美元製作的「死亡機器」

來源／記錄片《Kevorkian》宣傳照

■ 千萬人吾往矣

《死亡醫生》2010 年 4 月 14 日在紐約齊格飛戲院首映，傑克穿著西裝禮服、打著領結，陪伴片中飾演他的艾爾帕西諾一齊走紅毯。傑克身形瘦削，面帶病容，卻顯然很開心，兩眼炯炯有神，媒體問他，帕西諾演得怎麼樣，他說：「本來我不大看好拍片這種事，艾爾演我，可能嗎？後來看到電影，他演得真好，連我都被感動的掉眼淚…畢竟，我是真正的過來人……」

事實上，傑克那種千萬人吾往矣的毅力卓絕，再好的演員，都極難真正表現出來。HBO 還製作了另一部關於傑克的記錄片，名為《凱波基安》（Kevorkian，2010，Matthew Galkin 導演），從他被判刑的審判開始拍攝，記錄到他參加 2008 年密州的眾議員選舉失敗，然後走入校園宣傳理念。該片訪問和傑克的安樂死運動關係最近的人，他的醫學院密友、他的長年律師、他的媒體戰友，可惜當時對他協力最多兩人已病逝，一是他的姊姊瑪歌（Margo，1994 死於突發心臟病），二是他的助理珍娜（前述社工，1997 死於胰臟癌）。

傑克當然是記錄片的重心，他固執、他易怒，但是也很他能講理，上自天文下至地理，都侃侃而談；他知難行易，捲起袖子便幹活兒，即使重疾在身仍堅持獨居，自己料理生活起居，只不過常常必須在路邊放下購物紙袋，騰出手來，為認出他來的路人簽名。

在《凱波基安》記錄片中，傑克自嘆身世，父母是來自土耳其的第一代亞美尼亞難民，父親在二戰期間被編入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特殊軍種，鄉親被土耳其人以執刑方式幾近殲滅，他僅以身免，趁機緣之便，輾轉逃到美國密州龐蒂雅克，母

親也是來自土耳其的難民，他們兩人的至親死得一個不剩；在 1915 年的亞美尼亞人種族屠殺中，有 150 萬人死亡。凱波基安姊弟，從小聽到的盡是亞美尼亞人遭受屠殺的故事，據說傑克心腸很軟，常聽著聽著會把耳朵捂起來，因為那些情節實在太血腥了。

導演李文森的安排之下，《死亡醫生》一開始就是傑克兄妹在圖書館聊天，由於家族記憶，他們對人的痛苦與死亡是敏感的，談到歐洲國家已有安樂死立法，美國的法治思想仍滯留在中世紀；後來，前述四次審判中的一次，傑克就是帶著腳鐐手銬，頭戴假髮出庭的，譏諷美國的法治還在古代。

傑克的助理珍娜，是個極端優秀的社會工作者，曾發起運動讓密州立法懲罰性騷擾者，造福無數女性。在《死亡醫生》中，她臨終時也是找傑克協助死亡，她對傑克有一句關鍵的問話：「你是受誰的遭遇影響，是爸爸還是媽媽？我是因為我媽，她從住養老院就開始受罪，褥瘡長得像餐盤那樣大，都看到脊椎了…」傑克在她去世前回答她，他母親臨終前的身心俱毀，他們姊弟妹三人多次懇求醫生讓她過去，卻沒有一個醫生願意幫忙，「那種折磨，怎能算是活著？」傑克如是說。

傑克的名言之一是：「我的終極目標，是把安樂死變成大家心中的正面經驗。我想喚醒醫療界，把安樂死當成他們的職責。」



Nearer My God to Thee 是這張畫的名稱，傑克說這是描繪人的臨終狀態。 畫者／**Jack Kevorkian**



年輕時代的傑克

■ 能文能武的奇人

任何單槍匹馬和社會慣習與觀念作戰的人，都不會是簡單的人。

傑克從小叛逆，父母是虔誠的東正教信徒，他卻拒絕去做主日學，說如果真有上

帝，絕對不會讓亞美尼亞人大屠殺這種事情發生。日後那些反對安樂死的人，怒斥他「只有上帝可以決定生死」，他反唇相譏：「我當然有上帝，只不過我的上帝是巴哈，至少他不是人類虛構出來的。」

由於天生聰明好學，讀書名列前茅，傑克的父母也奮力栽培他，他大學主修工程，畢業後又在密西根州立大學學醫。他在底特律的亨利福特醫院完成病理師實習，於 1953 年，他 25 歲時拿到醫師執照。之後他以軍醫身份參加韓戰 15 個月，戰場上遍見死屍，回美國在密西根州龐蒂亞克醫院做住院醫師，「死亡醫生」的別號從那時便叫開了，因為他為死屍做瞳孔攝影存檔研究，以便能夠迅速區分死亡與休克。1956 至 57 年，他前往西德進修，57 年拿到加州的醫生執照。60 年他拿到病理解剖師執照，65 年拿到臨床病理師執照。

1958 年他發表論文〈死刑與器官移植〉(Capital Punishment or Capital Gain)，建議立法將死刑犯人的器官強制做為移植之用，這是他的第一則輿論風暴，因為即使死刑犯也有人權，但俄亥俄州曾邀請他去做顧問，商討如何將此建議落實。1984 年，他支持一項加州立法，規定只要死囚同意捐出遺體，便可以安樂死的方式行刑，不必適用毒氣刑或坐電椅。傑克也提倡並親身實驗過，以遺體的血輸給活人，做為戰場上救人的非常辦法。他說這是從蘇俄一篇論文中學來的，當時越戰打得昏天黑地，他滿以為美國軍方應該欣然接受，沒想到輿論把他罵到臭頭，「死亡醫生」再度出擊，各方皆曰不可。

1976 年他移居加州，一待 12 年，常換工作，生活重心是寫作與畫畫，研究他有興趣的主題，並以他平日省吃儉用的積蓄，拍了一部他自認非常失敗的《韓德爾彌賽亞》(Handel's Messiah)。《凱波基安》中有該片的幾個片段，看來場面不小，還包括了戰爭場面的沸沸揚揚，傑克承認這是他人生的敗筆，但過去就算了。1997 年他發表「凱波基安組曲：非常平靜的生活」，壓了 5 千片 CD，賣出 1 千 4 百片，紀錄片中朋友放這片 CD 給他聽，他面露得色，說：「相當不錯。如果我是發燒客，肯定會買下來。」朋友們笑了，他就說：「我不是因為自己寫音樂才喜歡它，它是真的不錯的音樂。」然後自己也忍俊不住。

網路上可以找到不少傑克的繪畫，在發表會上他毫不忌諱地說：「大家都喜歡美，喜歡畫美，我認為美只是人生的一個面，人生有非常黑暗的面，我就愛畫這個。」有個搖滾團體 Aicd Bath 還以他的畫作「For He Is Raised」做過他們專輯 Paegan Terrorism Tactics 封面。擁有畫作的畫廊，2014 年曾刊出廣告，以每幅 4 萬 5 千美元出售。



For He Is Raised 是這張畫的名稱，曾被
Kevorkian

搖滾樂團用作 CD 封面。畫者／**Jack Kevorkian**

Brotherhood

畫者／**Jack**

■ 安樂死必須快速而徹底

傑克不害怕做一個驚世駭俗的人，但他周圍的人常為他感到恐懼。

1993 年 5 月 31 日登上「時代」雜誌封面，傑克更趾高氣揚了，當時就曾告訴他姊姊瑪歌，他要以身試法，把瑪歌急死了。因為這個弟弟名氣太大，瑪歌被她老閻炒魷魚，算是傑克的真正受害者。瑪歌的女兒接受《凱波基安》記錄訪談，說她媽媽非常不贊成傑克一意孤行，在瑪歌暴發心臟病時，姊弟倆是不講話的。

瑪歌說實在是傑克的恩人，若沒有她建議傑克找到專門打醫療官司的律師費格（Geoffrey Feiger），前面 4 樁官司絕無可能成功。費格在記錄片中，也大言不慚的說沒有他就沒有傑克，「法庭是良心的舞台」，必須有人知道如何在舞台上演戲，當時密西根州做過民意調查，20% 民眾認為該判傑克無罪，70% 民眾認為醫生有義務協助末期病人結束生命。民氣可用，但傑克不滿意費格成名後曾企圖選舉州長，覺得他動機可議，可是他自己又無法掌握法庭鬥爭的訣竅，當然敗下陣來。

然而，傑克出獄後接受電視訪問時，還鴨子嘴硬，說他雖不後悔以身試法，但他年紀畢竟大了，獄中很無聊，他身體又不好，實在應該更早就以身試法的。他的媒體朋友毫不留情地在紀錄片中說，傑克被過去的勝訴沖昏頭，以為法院真的不敢動他，他會再度交保在外，還可以將該案上訴到最高法院，讓最高法院依憲法第九增訂案（憲法中列舉的某些權利，不得被解釋為否認或輕視人民所擁有的其他權利。）做成協助安樂死無罪的判例，可以嘉惠全國民眾。

事實上，在傑克執行第一個案件之前，瑪歌也曾覺得珍娜艾德金斯不是最適當的協助對象，她擔心輿論會有話說。傑克當時告訴她，不要只掛意輿論怎麼說，要在意那個想死的當事人怎麼感覺。瑪歌問傑克：「如果我是珍娜，你會協助我自殺嗎？」傑克沒有太多猶豫的說：「如果妳求死的眼神像珍娜一樣堅定，我會做的。」他始終認為，協助他人安樂死的人不是罪犯，那些阻止人幫忙他人解脫痛苦的人，才真正有罪。

這也就是為何另一位美國著名的「死亡醫生」奎爾（Timothy Quill），每每提到對傑克的感想時，會強調他贊成的協助自殺對象，必須是在安寧照顧階段的病人，假使病人無法短時間內達到「自然死亡」，才須醫生進一步協助。而傑克認為這完全是廢話，既然一個人一定會死且他自己想死，為何要讓他們躺在床上，熬受肉體疼痛，最後脫水而死，這過程一週到十天，那麼，為何不讓他們走得乾乾脆脆，快速而徹底的結束生命？

在電影中飾演傑克的艾爾帕西諾曾說：「傑克對他的理想有一種至死不渝的狂熱。很多人想歸想，總無法真的做到底。」在傑克 2011 年 6 月 3 日去世後，密西根大學的醫學史教授馬可（Howard Markel）表示：「傑克絕對是現代醫療中重要的歷史人物」，而另外一位澳洲著名的「死亡醫生」尼特須克（Philip Nitschke）

則說：「傑克使得安樂死的討論躍進一大步，他在人們想都不敢想、談都不敢談的年代，便開始了他的改革運動。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，是一個真正的英雄。」

註：

- HBO 製作的《死亡醫生》紀錄片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8_Ket4prGU